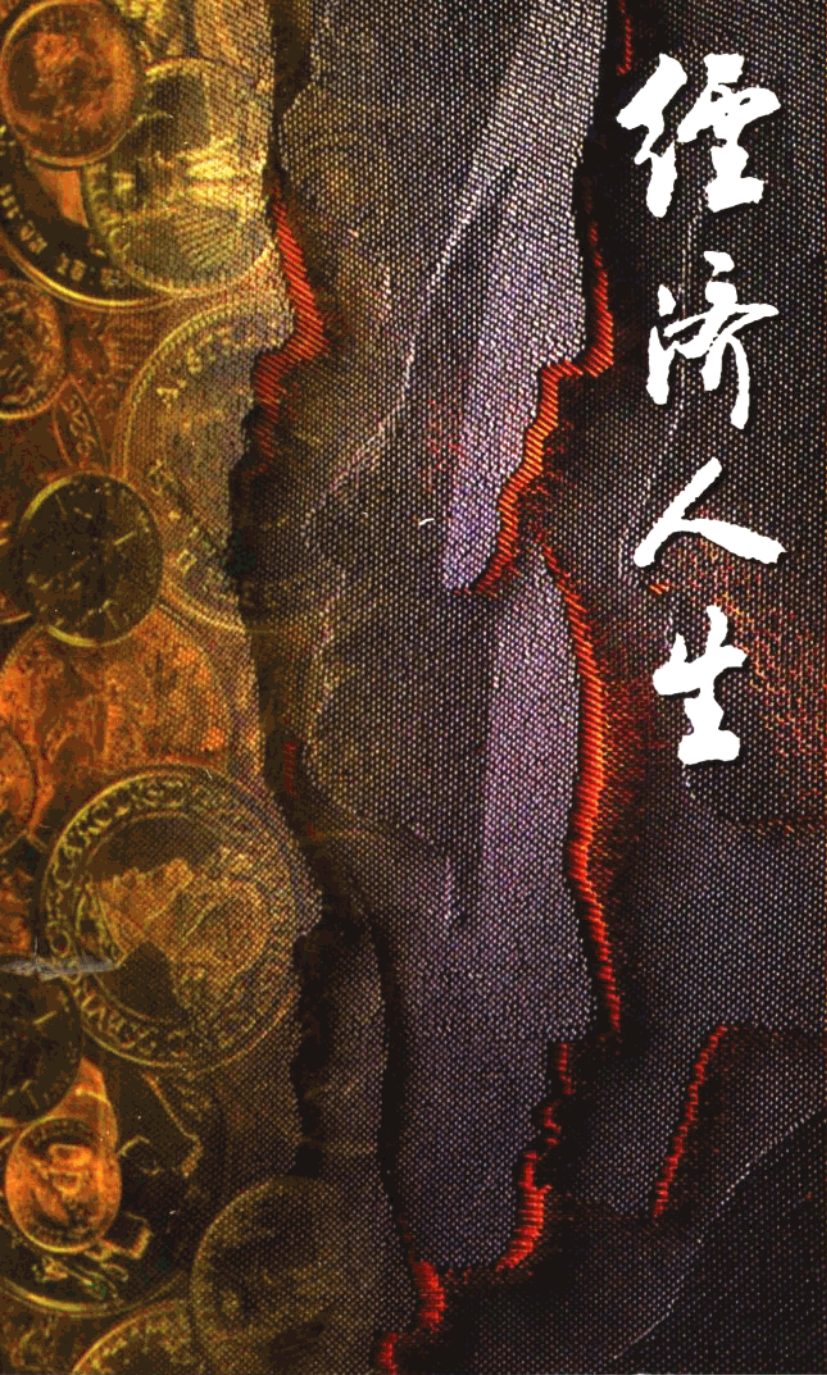


瞭望人生在经济波涛中的动荡

观察经济在不同人生中的折光

经济人生



编者自序

1992年深秋，《粤港信息日报》突发奇想，要延请客座编辑开辟专版。于是就有了我主持的“经济人生”。

我为专版定的宗旨是：瞭望人生在经济波涛中的动荡，观察经济在不同人生中的折光。

很高兴有好些堪称“大腕”的作家、记者为这个专版写了稿；也很高兴有不少打工仔、打工妹留意到了这个专版，写了稿或写了信来。报社为这个专版的运作留下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对于主持着一家杂志编辑工作的我来说，独立操持每月两个整版也非易事。有时满意的稿子不够，只好自己挺身而出用真名或化名去填满版面的空间。此中甘苦，恐怕非“客座”者不能体会。

1995年的春天来临时，这个专版已编发了五六十万字。在那一长串脚印中俯拾挑选，就有了这本小小的书。

书中所有文章的文字，包括标题、眉题、栏目，都是从报上原样搬过来的。书名题字也即报纸专版版头的题字，那是我的涂鸦。

感谢胡伟彬女士，还有许期勇先生，他们先后担任这个专版的美编。尽管他们的劳动在编辑成书时已不能显现，但“经济人生”专版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他们。

最后还要说的是：这本书归功于《粤港信息日报》，属于报社所有关心过“经济人生”的人。

目 录

编者自序

人在江湖

- 2 在巴黎的温州人
- 9 弄潮美国的“螃蟹”
- 13 失去了的吉他
- 16 让自己习惯逼人的时势
- 19 太太和她的“贵族学校”
- 22 一夜“老板”
- 25 潇洒卖一回
- 27 下了一局不熟悉的棋
- 30 用改锥拧开生活的螺钉
- 33 她爱唱“别在异乡哭泣”
- 35 要技巧，也要勇气
- 38 挖掘生命的潜能
- 41 “贵妃娘娘”也经商
- 44 商人的一半是文人
- 47 电台服务小姐的苦与乐
- 49 为友情干杯

53 在经济浪潮中浮动的诗心

56 不妨做做木匠

59 让岁月证实自己

十字街

63 寻找精神的家园

66 转身看另一片绿洲

69 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

71 这世界属于谁？

74 作家何须尽从商

77 问题究竟出在哪？

79 递上一张我的名片

82 直销梦未圆

86 两角钱走上经商路

89 1200元：买回的是一勺食盐

92 从“奴隶”到“将军”

95 仅仅换了一种玩法

97 做一座衔接两岸的桥梁

100 从武装到红妆

103 作家乎？商人乎？

106 不再焚书

109 今天，竟有这样一个村子

新南行记

116 同是天涯求职者

119 走向新的风景线

123 落车时节

127 盲流，从孩子开始？

- 130 岁末致父亲
133 到南方去
136 艰难而潇洒的南下
139 令我亦喜亦忧的老乡
141 打工的日子
143 我不愿回家
146 十六岁的花季
149 特区应聘纪事
153 打工妹未来在何方？
155 走进另一种生活
157 发廊咏叹调
160 送货的小伙

经济众生相

- 164 三十年后匆匆一见
167 大楼里的小故事
170 特区女人的钱袋
172 遇到过这样的—个妹子
175 一个文盲女人开的“银行”
179 赔进青春的年轻人
183 炒股改变了下半生
185 经济魔力的社会变异
189 街头敛钱小景
191 股票面前见本色
194 好—群股市盲人
197 “炒更”的悲喜剧
200 他丧失了家政大权

- 203 姐妹们请自爱
- 206 办公室里的风波
- 210 出入股市都为新人生
- 213 “洋倒爷”萨沙

老板岁月

- 219 霍英东的“三怕”及其它
- 221 平民出身的陈老板
- 225 领带大王来自山野
- 228 从一群猪到一队出租车
- 231 春雨轻洒万林苏
- 234 曲曲折折地走向自己的领地
- 237 不远处，有一个机会
- 240 坎坷锤炼的生命
- 243 将生命之车驶向广阔世界
- 246 永远争当赢家
- 254 生命履历：一份难以开出的清单
- 259 灵感，远远重于资金
- 262 在平常之处捕捉时机
- 265 先有“人气”，才有“财气”
- 268 富豪养女之道
- 270 洋博士依然中国心
- 273 不过大亨生活的大亨
- 277 是女人也可拥有一片蓝天
- 281 别让人偷去你的梦……
- 284 在广州投资的日子
- 287 向着一轮新的太阳

时势与英雄

- 291 她有一颗诚挚的心
- 294 走向高高政坛的富豪
- 297 将门出虎子
- 300 红火京城的广州妹
- 302 寻找吃肉包子的感受
- 306 写童话的企业家
- 309 他一气吃下六家企业
- 312 用智慧敲开市场的大门
- 314 生命，属于技术和责任
- 318 做生意就是赌博——赌眼光
- 322 一个人和一种酒的故事
- 325 “西部大侠”传奇
- 328 踏遍春光人未老
- 331 商业的浪漫
- 334 当总经理的教授
- 338 历史长河中的个性光彩
- 341 远去的徽商
- 344 笑谈往昔 不论输赢
- 347 中国文人大拍卖？

人 在 江 湖

他们被法国人认为是最能干最可怕的中国人——

在巴黎的温州人

在巴黎，我跟一个朋友去看一家温州人开的地下皮件制衣厂。

冬天，没有雪，巴黎的大街上奔走着风和雨。

一条弄堂，一个干净、简朴绝对谈不上豪华、时髦的铺面，挂满了各色男女皮大衣。老板娘告诉我，这些衣服要比巴黎法国人开的时装店便宜 20—30%。“质量呢？”我问。

“在巴黎想要骗法国人身上穿的衣服的钱，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一流的原料一流的做工，但因为不是名牌，我们的价格都是中档的，就靠这个去争市场，薄利多销。”

“那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办厂呢？”

“法国人允许你卖衣服和批准你办工厂是两码事。各种手续和税收，我们交不起，只好钻到地底下，还要不断地换地儿，一旦被警察查获，那就会罚个精光。不过法国就这个好，不会坐牢，光棍一条，老乡们凑几个钱接着干。”

“还有雇工，”带我去的朋友补充说，“必须有工作许可证，而老板必须替每一个工人纳税。因为黑工盛行，法国政府不断地加重处罚，1992 年的最新规定是，查证一个黑工，老板除了立即交出 20 万法郎的罚款外，还要面对刑事起诉。”

老板娘在最后的犹豫中。她观察我，看我是否可靠，才按了一下电铃，三长两短一长声。里屋有脚步声，老板出来了，点点头：“稀客，进来喝一杯咖啡，怎么样？”

老板的脸色不好，人显得疲倦。他坦率地介绍自己说：“我在温州也算小有名气，原先是在群艺馆搞创作的，写计划生育的一个小戏还得过奖，正拼命创作，想混一个省作协的会员。我小舅子从巴黎回来，说‘姐夫，走吧，你那点玩意儿既出不了名也养不了家，糊口就是了，到巴黎闯荡一下去。’”

就这样走了。

老板的卧室里有一排壁柜，他拉开最靠里边的柜门，把挂在横隔上的衣服往边一拢，启动一处机关，一扇暗门便打开了。一个人侧着身才能走的楼梯，就像从黄山的天都峰往下爬，我默默地数着一共下了 47 级梯子，才走到工厂，有昏暗的灯光和一片“嗡嗡”的车衣声。十几台车衣机，两台老式冲床，一张旧桌子上堆满了饭盒和矿泉水。车衣的女工仿佛没有意识到我们几个人的造访，劳作的紧张使她们无暇回顾。

我问老板：“可以和她们说几句话吗？”

“可以！”老板很爽快，“也该有人记下我们温州人在巴黎的奋斗。”

老板随即一摆手：“休息一刻钟。”

女工们都轻轻地显然有节制地“哇”的一声，赶紧喝水，看了我们一眼。

“你们想家吗？”

“有空的时候想，干活没功夫想，累极了倒下就睡，不过我们小姐妹们做的全是中国的梦，在梦里挺想的，看见妈妈会哭。”

“像这样打黑工挣钱，以后呢？以后怎么办？”

“有钱就有以后，什么都有。”

“温州人在温州在全中国不照样赚钱吗？”

“在巴黎赚洋人的钱，挺过瘾的。西欧待不下去了，老板说带我们去东欧，闯荡几年至少能开开眼界。”

她们说服了我，是的，至少能开开眼界，而在这开了眼界的一大群温州的男男女女中，你不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人物。

15分钟的时间到了，不等老板发令，她们几乎同时像机器人一样伏案把一块块裁好的布片连接起来，密密细细的针脚，今年法国最流行的冬季鹿皮牛仔茄克。

过了几天，皮衣店的温州老板请我吃饭。他在电话里高兴地说，今晚上要喝法国的葡萄酒吃海鲜盘。

巴士底广场右侧的海鲜餐馆。

他说他来巴黎六七年就学了六七句法语：打招呼的；讨帐要钱的；骂人的；进饭馆点酒、菜的；跟法国女人调情的。

够了，六七句法语闯巴黎。

我们碰杯。

在巴士底广场高大的纪念碑下，新歌剧院的台阶上坐满了青年男女，还有鸽子和狗，互相追逐着，在鸽子眼里小狗也是庞然大物。但鸽子有翅膀，渐渐地鸽子们先后飞到了一个老太太的身边。老太太连狗也没有，只有一根拐杖。她把一截面包掰成碎末，轻轻地像农人在地里撒种一样抛洒出去，一把又一把，抛成一个半圆。鸽子们也围成一个半圆，在老太太身边吃面包，一边吃一边看着慈眉善目的老人，有一只鸽子飞到了老太太的拐杖上……

“你千万不要跟法国人说你在中国吃过狗肉。”老板心情很好。

“为什么？”我问。

“法国人喜欢狗。你要说你在中国杀过人，他不过耸耸肩膀而已；你如果说你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杀死了一个男人，他会跟你拥抱，你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你说你吃过狗肉，法国人就会连呼野蛮，说‘我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连狗都要吃！’”

难怪有人说，在法国吹什么牛都行，千万别吹你吃狗肉的历史，同样什么历史都不用隐瞒，吃红烧乳鸽的往事却无论如何也不要提。

有两个香港的留学生初到巴黎，只见满地行走自如的鸽子好肥，便有了尝尝巴黎鸽子的念头。他们已经得到了不能捕食鸽子的警告，一切都是极秘密地进行的：在他们住的三楼阳台上丢一点面包屑，三只鸽子很快登堂入室，捕而杀之易如反掌。法国的邻居讨厌油烟味儿，红烧却必须开油锅，退而求其次，清蒸也是香港地面上的一道名菜：清蒸乳鸽莲子桂圆汤，莲子和桂圆自然是从香港带来的正宗国货。明火清汤从夜九时一直炖到凌晨一时，这鸽子肉就是炖不烂，永

远坚硬无比，原来餐风露宿的巴黎鸽子和养殖肉鸽的肌肉纤维结构已大不相同，虽然同属一个祖宗，巴黎的野鸽却是一身的老皮老肉老骨头，用那两个香港留学生的话说是“去他妈，看得吃不得。”

就在他们忙乎明火炖汤的那会儿，却把一团鸽子毛忘了及时处理，丢在窗台上。第二天正好是巴黎少有的晴天，太阳明晃晃地照在那一团鸽子毛上。左邻右舍忙着开窗晒被子的时候，那鸽子毛经风一吹就飞了起来，像鸽子的灵魂似的，向钟爱它们的法国人泣诉：两个中国佬正在拿我们的肉熬汤。

法国警察敲门的时候，那汤还是热的。两个留学生被带到警察局，询问、笔录、签字、画押，念其初犯，罚款 300 法郎了事，同时被严重警告：“伤害了法国人的感情。”

“法国是不可理喻的，”温州老板谈兴极浓，浅尝一口白葡萄酒，“我们温州人跟你们这些中国的城里人文化人不一样，不去管法国社会什么合理不合理，而是千方百计钻空子，别人发牢骚，我们在挣钱。中国的很多东西在巴黎没有用，中国人好争论好提意见，你要在巴黎给法国人打工趁早闭嘴，中国的两句古语正是我们温州人的信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仔细看了一眼今夜的温州老板，戴一副浅色墨镜，腰间的 BB 机不时作响，手里还有个大哥大电话，与上一次爬地洞时判若两人。他看出了我的疑惑，直言道：“一个人不能光有一个方面，要有几个方面。我开厂雇工会干事儿，但如果我没有另一手一样挣不到钱。什么叫黑的、白的？黑的都是让白的逼出来的。我的皮货大宗的都是批发给一个犹太富商，这个犹太佬，光是塞纳河里的游艇就有三艘，不知道

有多少钱，就是拖着我的 20 万法郎不给，你说怎么办？告？那正好把自己告进去了。”

以后的故事就颇有点美国西部电影的味道了——

三天前的一个晚上，老板带着八个温州的兄弟，一律穿着黑色李小龙武功服——巴黎的中国商店有得卖——掀响了那个犹太富商的门铃。管家把大铁门打开一条小缝正要问话时，九个人一起发力已把大铁门推开，一把手枪对准了胸口，“带路，找你们老板。”

一切都经过细密的侦查。这个犹太富商身边日夜侍候的是四个伊朗保镖，推开老板的写字间的一瞬间，那四个保镖已拔出手枪，忽啦啦成扇形蹲马步双手持枪把老板保护在身后。而与此同时九个温州人的九支手枪也早已拔出。

温州老板很得意，“你在法国就得学点儿拿破仑，他老兄早说过，集中局部的优势形成摧毁性力量，便是取胜之道。”

确实，从整体而言巴黎的几个温州人无论如何也斗不过全世界最富有的那些犹太人，但在此时，这一间屋子里，电话线已被切断，和外界隔绝，温州人有了优势，便开始枪口下的谈判。

“强盗，你们是中国强盗！”

“先生，我们只是为了讨回欠债。”

“放下你们的枪，再谈。”

“对付你，只能顶上子弹握着枪瞄准你脑袋，你自己说，是要命还是要钱？”

“我从来没有说不还钱，只是眼下周转不过来。”

“那好，让我们瞧瞧。”温州老板的嘴角一呶，只听一声枪响，墙角那个保险柜上的密码盘四散碎裂，保险柜的铁门

缓缓地自己打开了，满满一柜的美元、法郎。

子弹是从犹太富商的腑下穿过的，他面如土色，连声高喊：“我还！我还！”

点好 20 万法郎，犹太人又另外数出 5000 元，“小意思，今晚上的酒水钱。”

温州老板把 20 万法郎装进手提箱，把 5000 法郎扔还给对方。

犹太人开路，四个伊朗保镖被反锁在屋子里。

门口停着一辆装甲车似的雷诺吉普，吉普车绝尘而去，骤然加大马力的发动机声，给巴黎十六区——最出名的富人区柔姿纱睡袍一般的寂静，剪开了一条缝……

这是巴黎的温州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同富可敌国的犹太人对抗，并讨还了公道。

温州人既精明又干练。

他们在行动之前先收买了一个伊朗保镖，犹太富商住宅、写字间的内情已经了如指掌，一枪把保险柜的门打开，是这次行动的关键，既可讨还欠债，又避免了铁血火拼。

温州老板的八个弟兄中有三个是复员军人，五个是基干民兵。三个复员军人中一个是神枪手，来巴黎的时间最早，法语说得很溜，谈判和开枪都由他承包了；也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拿的是真枪实弹，其余的全是和白朗宁、左轮一模一样的手枪打火机！

（徐 刚）

远行者就地生根——

弄潮美国的“螃蟹”

圣诞翌晨，我和妻从美国特拉华州驱车前往纽约。

我们来到纽约的“CHINA TOWN”——唐人街，下了车，在那里漫步。蓦地，一块白底红字的招牌闯入我的眼帘：“温州同乡会”！作为温州人，在异国见到同乡会的牌子，感到分外亲切。

据同乡们说，在纽约的温州人有几千之多！这些温州人大部分是做生意的。温州人经商有道，这在美国都是有名的。

同乡们还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有的不团结，同行相仇，可是温州人很团结，同行相亲。正因为这样，温州人到了美国，一个帮一个，一个拉一个，也就越来越多，使温州人一帮又一帮从家乡来到美国，在美国形成了“温州帮”。

这使我记起了一位荷兰朋友说的故事：有一回，一艘中国轮船到了荷兰，在卸货时荷兰人发现有好多篓螃蟹，不许